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五六〇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經籍總部

三  
三  
(卷)

五  
中  
正  
國  
民  
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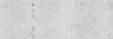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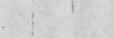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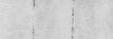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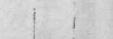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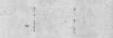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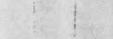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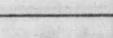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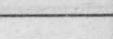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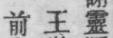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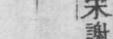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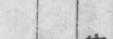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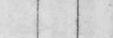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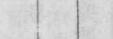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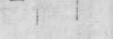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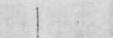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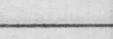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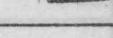
中央執行委員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經籍總部藝文一



書帙銘

報何僕書

王微

前人

齊王儉

宋真宗太子

歐陽修

張說

蔣凝

楊炯

封希顏

唐顥師古

陳江總

北周庾信

隋牛弘

謝賜書表

上東宮啓

壞宅得書賦

臥讀書架賦

書軸賦

王起

呂收

史繼偕

程文海

明宣宗

朱熹

魏了翁

貝闕

元袁桷

史繼偕

鄒守益

翁正春

張同德

毛晉

史繼偕

司經局

藏書閣記略

薛廷珪

崔叔

白居易

李穡

常袞

元稹

杜牧

蔣防

白居易

杜預

孔融

馮衍

授張籍祕書郎制

授李暉充集賢校理制

授衛輝校書郎制

授張籍祕書郎制

授王建祕書郎制

授劉縱祕書郎制

前題

重鑄十三經十七史緣起

毛晉

史繼偕

司經局

藏書閣記略

元袁桷

明宣宗

史繼偕

司經局

藏書閣記略

經籍典第二十七卷

經籍總部藝文一

舉賢良詔

元光元年

漢武帝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舉文學詔

元康元年

宣帝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一人

舉博士詔

元朔二年

成帝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井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孔子世家贊

前人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太史公自敘贊

前人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選高才生受學詔

建初八年

後漢章帝

班固

武帝贊

言將逐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

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劉向贊

前人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藝文志傳

前人

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張衡

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食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東觀賦

李尤

敷華實于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赫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

歷東屋之敞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雲臺後匝德陽

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

郁之周文

東觀銘

前人

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闈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條

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列侯弘雅治掌執文

讀書枕錄

前人

聽政理事忘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

由愈宴娛

書案錄

前人

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奉奏記通達詔制尊上答下

道合仁義

書案錄

前人

告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

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

潤至柔石爲之穿竭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

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說鄧禹書

馬衍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

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

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

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照於日

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

烈自然理也

與宗從弟書

孔融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

義豈唯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書挹賦

杜篤

惟書挹而麗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

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長者之

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

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讀書賦

晉束哲

耽道先生潛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  
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囁  
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誄  
蓼我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  
是故重華詠詩以恭己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吟  
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  
吟而負薪聖賢其猶莘莘況中才與小人

蓼我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

是故重華詠詩以恭己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吟

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

與子貺書

杜預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

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請吳王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啓

陸雲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求諸

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傳夙夜勤禮賓

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聞於耳故知積德廣

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睿應期挺秀聖敬敷

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

有賓客無接觀之宴師友闡講誦之禮愚臣所以寤

寐永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以宜發通客之令使朝

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文學披觀文籍坐而

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既舉羣望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  
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  
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  
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  
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劭天資秀  
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奧仰  
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啟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  
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  
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慷慨  
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闡大道末播芳風愚  
臣區區敢獻瞽言

讓樂事表

荀勗

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

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書帙銘

朱謝靈運

懷幽卷贖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

無或暇逸

王微

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侔王樂小兒時尤羈笨

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

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

者見牀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校當何有哉乃

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笑揚子之褒贍猶恥辭賦

爲君子若吾篆刻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

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

又啓

懷敢以聞

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

告弟僧謙書

案王微傳微弟僧謙  
遇疾卒微以書告靈

前人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獨酒忘愁圖籍相慰窮而不憂實賴此耳

答陸澄書

齊王儉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

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

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廢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梁簡文帝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能賦問疑棗據書戒憑陵而已哉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王僧孺

伏惟殿下銅雀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驂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托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株南皮

之游謬服同于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皇太子太學講碑

陳江總

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湧其長瀾瑤星踵其末歷重

華誕睿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湧含毫落紙動八闋之歌謠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綠帙奇文禹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紺素此文教之修也

高鳳好學不知流麥贊

北周庾信

高鳳好學專心不廻留連經笥對玩書臺石門雲度銅樑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請開獻書表

隋牛弘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

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

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

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

周德既衰舊經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

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

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取禹吞滅諸侯任

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

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識言之

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

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書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

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幾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

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

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十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

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

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

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

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慄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策賢良問第四道 唐顏師古  
問學以從政昔賢令則博文強識君子所尚結髮升朝敷衽受職開物成務率由茲道是以登高能賦可用浮辭富陳指要九流七略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義焉在三皇五帝諸說不同列次區分誰者爲允綱

爲翠爲榮元扈臨之而安得緣純黃玉所表其奚事

陰康驪畜行序孰當封鉅大墳胡寧游處形魚昌僕出何典誥窮蟬聲望厥類惟何管仲文錦既醜何貴子產深練實厚何俾周鼎所存識者幾物齊鐘所覺卒用何性罷絀諸侯何名三十六都褒貶將相何謂三十二人至如象葉之精乎乘日木雞之巧乎異端著於簡譏何所沮勸學綜古今想宜究悉一二顯析

無憚米鹽

策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問 陸贊

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休獲主神器任大守重

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議而不變或趨

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闕朕甚惡焉今子大夫博習典墳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慮精思以諭朕心之未寤仲尼叙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義所尚各殊豈學者修

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爲

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

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

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

而不究其事欲人無惑何可得也將革前非固有良

術堯舜帥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帥天下以暴比

繁饑仰雖多罕能擇練今將少論古昔庶異見聞勿

用浮辭富陳指要九流七略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

義焉在三皇五帝諸說不同列次區分誰者爲允綱

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固不由之自奉刻古法漢雜伯道紛紛千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巧利而無恥服田畝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滌風貴質則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釋禮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心考究用

沃虛懷

策進士第一問 權德輿

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蔽咸事

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於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

清有和文字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况牛馬於最靈豈爲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

卻之人物志品第乖逆或鈎摭纖微誠有可觀恐未

盡善既強爲己之學必有析理之精敬俟嘉言以祐

未達

請修書表

前人

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子文以緯地

經天雖有闡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雖有浴日

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大天下

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起攝

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芝珥蔓草澤加四海寧惟

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

出書其徵可驗環林壁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

筆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爲

太師徵子房爲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千歲餘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

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成典業纔覽卷于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于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舉其蕭琅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之能事商榷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于箴規長不違于左右又近代書鈔實繁部帙至如華林園編略修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親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刪成一部藝文賓館亦旣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旣天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緝遂臣誠請當官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謠臨梓廟而高會一遊蘭芷佇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矜允豈使肅城門內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朝之事而已無任誠懇之至謹遣某官某奉表陳請以聞

## 秋宵讀書賦

王延齡

獨夜寥寥兮清我素襟踐藝城兮遨遊書林觀先王

之行道見古人之同心義農之精微兮含陰吐陽周孔之奧祕兮神入鬼出有禮樂經邦之化有德刑御人之術雖興風而致理或因文以喪質借如助桀于澗垂釣在川夢賚而所象方得繇啓而其眠必甄何風雲之冥感而君臣之道全謨明弼諸開物成務儀

在楚而何辱魄得燕而何遇起之來兮而長平不守季之人兮而武關非固將吉凶之由人伊存亡之有

數若乃大夫西都之佳賞公子南皮之勝驕將軍之畫閣天半衛尉之涼臺水曲馳香車與寶馬眩織羅及美玉玉饌金觴暮不歸妙舞清歌斷方續何貴幸之斯甚爲歡娛以自足尚有竄江濱兮不用道河梁兮未辭長門幽絕恨欲死掖庭一去還無期黃鳥嚶嚶兮野花落白露瀼瀼兮邊草衰此時但能登高而遠望孰云不腸斷兮淚如絲夫以聰明正直維神之假有才無位奚其爲者行莫過于顏曾文莫先于班賈空兢兢于人世竟蹉跎于物下能育其實則宜無屯不與其命何生此人仗雄効以激憤一欲問夫蒼旻夜如何其夜以闌閒琴牢落坐南端流月瞳瞳兮素華滿銀缸煜煜兮清光寒于是閑中軒曬晴盼天

散朗兮北斗何高雲依微兮南山可見銀河既已傾玉窓又以明哀鴻噭噭兮空際遠墜葉紛紛兮林外輕已而羣感互興衆念相積憐稚顏兮何暮對流年以自惜徒見其生也楊柳繁華爲我春不知其死也松櫟幽泉爲我夕何恃俊于彌衡何慟窮于阮籍郭璞蒙垢兮豈不潔幽蘭無人兮終自芳黃綬從來兮非所願白雲逶迤兮滿山自得長歌太平事胡爲擾擾風塵間

授馬懷素祕書監制

蘇頌

黃門酒曉文籍填於外府旁求儒雅掌彼中繩左散騎字二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舒向之風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沈鬱成章麗而有則自朝趨鎮闈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潤色故可以發揮奧詳覈異同俾微疑荀助之才更允潘尼之拜可祕書監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蕭昕祕書等制

賈至

門下圖書之府掌天人之際禮義之柄繫風化之元爲官擇人必舉髦士行禮部侍郎蕭昕文質彬彬學於舊史行給事中韓液恭儉莊敬藏器於身咸有令名升降朝列正我墳典懋乃直清昕可守祕書監波可守太常少卿

授王廸質祕書監等制

孫逖

門下守諫議大夫王廸質厚學純行國之耆耋左補闕廉清才敏識人之英秀藩維日就實賴於師資軒陛晨趨有光於侍奉各施於用皆著其勤宜拜藏書之府俾遷紀言之職廸質可祕書監廉可起居郎

授李憑祕書監制

常袞

勅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室豈曰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員外置同正員嗣澤王憑幼嗣蕃國夙彰忠孝素風自遠清識彌高傳魯恭之古文裏吳季之知樂早承先顧嘗歷大僚秉彝端潔流問休茂自合縉紳之望况推崇宗室之良寧止於敦族以恩固在於叙賢以位周稱外史晉謂內臺俾領儒官是崇禮秩可守祕書監餘如故

授許季同祕書監制

白居易

勅大理卿許季同國朝以來有劉德威張文瓘唐臨爲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則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文學博雅掌圖籍由廷尉而長祕府論者榮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爲比不亦自多乎可祕書監餘如故

授李毗集賢校理等制

崔嘏

勅祕書正字集賢校理李毗等披書殿讎校之文秉

東觀鉛黃之筆必選其雄詞擲地敏學通天者而授

之爾等皆以後來之英前達所許人推領袖名於籍

紳或荆山蘊片玉之姿或桂樹擇一枝之秀五常師  
於中道萬里視其長途况我台臣監領二職以爾上  
請是謂得人宜思結綬之策各勉分飛之勢推輪覆

賓其在茲乎毗可藍田縣尉充集賢校理齡可興平

縣尉直史館

授錢珝崔昭緯祕書省祕書郎充集賢校理制

薛廷珪

勅具官錢珝等儒術可以厚風俗人文可以化天下  
帝王興創不能開之粵我皇祖肇基不闢茲道反隋

氏之政追孔門之風鼓篋升筵者餘八千人邦寧本  
固者垂三百載詒厥冲眇不敢昏迷佐予中興眷乃  
於是良重集賢藏書之府故用丞相司之得選官屬  
將慎廢墜以翊禮爲身幹愼得言樞奉典刑之遺無  
辱趙氏以昭緯名冠來籍道絕下交居德行之科不  
減顏子方設鉛槧有期丹開爾宜第四部之多正五  
體之別無使我集賢殿不及漢興之東觀祕書也勉  
矣哉

授李轂河南府參軍充集賢校理制

李穡

勅李轂書府皆以丞相爲大學士蓋理化之本在焉  
而集賢嘗鄙仙殿之稱時之論者亦以爲尤重今大  
學士謂爾轂儒學賢相之後以進士擢科今典籍散  
亡編簡殘缺轂紹儒學之業實進士之名儻能討尋  
質正請使校羣書焉予嘉而聽之

授衛惲校書郎制

常袞

勅一品子衛惲漢制有任子之令國朝一千石理行  
尤異者賞亦及之况幼有令聞服於經訓校書祕閣

以獎其才可宣義郎試祕書省校書郎

授張籍祕書郎制

元稹

勅張籍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  
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  
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  
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可守祕書郎

授王建祕書郎制

白居易

勅太府丞王建太府丞與祕書郎品秩同而祿廩一  
今所轉移者欲職得宜而才適用也詩人之作麗以  
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  
之輩流亦不易得帑藏之史非爾官也而翱翔書府

吟咏祕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授劉縱祕書郎制

杜牧

勅具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  
許間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  
書學文自可嘉獎圖籍之府命爾爲郎豈惟振滯求  
能且不欲使勤勞之後栖栖於塵土中也可祕書省

祕書郎

雪影透書帷賦

蔣防

顯爾凝素裾如夕張因潔朗以旁徹遂虛明而內彰  
是以洞篇翰鑿毫芒委六出之姿喜乘時而瑞聖  
就三冬之業期利用之觀光况復素軸增輝輕紗闔  
彩釋居中之茫昧致藏用之所在霏微兮太素初分  
晃朗兮窮陰旣改映草元之客類姑射之神仙隱談  
運柄鑿方虛彼所持而有待假經籍爲蘧廬

天之人疑肝渾之真宰凜凜寒色融融暮幃縑細叢

耀簡譏連輝麗而微月將入暉歷而輕風乍霏故  
得百氏旁窺萬流仰鏡稽古昔資興詠動鉛管而有

助含章對鶴書而無非浴淨蓋以啓其幽默不獨事  
其韜映契莊周之理虛白自生徵大禹之文光陰是  
競俾夫夕可以忘寐牖可以罷窺燎乎而不藏于密

昭然而蓋取諸離清熒兮寒氣方壯髮鬚兮晴雲欲  
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  
渠是能燭前輶彰往哲時觀謝賦想墀廡之繁盈載  
輶曹詩歎蜉蝣之掘閱詳夫理同委照處異在陰比  
燃膏之功益簡助繁日之務逾深必將修詞以進德  
實勤考古以觀今所謂用晦而彰韜光有曙啓絳紗  
之闕遂發素王之牖戶維潔白以無虧庶研精乎千  
古

書軸賦

呂牧

方輿之靜也軸居其重大輶之轉也軸當其用夫履  
端抱圓何所適而不中則有飾以金玉交以丹漆乍  
駢首於青案或周身於縹帙雖偶提而偶攜亦無困  
而無必故退尺則不短進寸則不長得隨時之舒  
卷合君子之行藏劉向校書之時徧薰蘭氣揚雄草  
元之所獨染芸香其質則微其用不淺若輪轂之負  
載同戶樞之開轉能藏飛鶴之書更掩廻贊之篆妙

則石渠可踐別有韜黃公之祕略懷王烈之素書探  
爲謙以處厚每求伸而先卷遭秦則玉質斯焚入漢  
禹穴而誰見啓金縢而有諸仲宣之藏萬卷惠子之  
載五車非我軸之何寶能懷文以自如豈俟脂膏後

獵皮書袋賦

王起

懿彼元犧生於水鄉始殺身於河涘卒成器於書囊  
仍彼殘文不假乎雕刻裁以新製自合乎圓方既出  
納而斯取亦局鑄而有常想夫下泉委質上天致祭  
紫府咸萃丹誠若契宜介福以全生奚微禍而致斃  
苟利人以獲助甘成器於此際則有攻皮之工嘗巧  
於中遺文勿剪輕縷潛通圓其蓋則合而能固柔其  
質則用之不窮謝水府之至樂入書林而見崇外也  
蒙茸毛有所傳中也駢生書有所聚韜蔚矣之文章  
祕煥乎之詞賦彌縫則密豈亡三篋之書周旋必復  
且涉九衢之路若乃青簡疊至尺素交馳藏筐篋而  
不可寘懷袖以攸宜必養之以善閉克守之而不遺  
雖納以魚牋乍似噬飭之日而臨乎墨沼寧同赴汨  
之時動必依人靜而挂壁滿貯攸戒綈膝受益其來  
也江海至深其潔也波瀾所滌掩青囊之貯卷異豹  
文之成烏旣翰墨之居珍幸提攜而無歎

## 臥讀書架賦

楊炯

儒有傳經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讀益士安號於書淫  
元凱稱於傳癖高眠孰可詎貽邊子之嘲甘寢則那  
寧恥宰予之責伊國工而嘗巧度山林以爲格既有  
術仍取於縱橫功因期於學植業可究於經明不勞  
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雅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  
風清夜淺每待邃邃之覺日未春深常偶便便之腹  
股因故而罷刺膺由是而無伏庶思覃於下幃豈逮  
留而更讀其利何如其樂只且巾遂挂於簾幌履誰

曳於階除每偶草元之子不親非聖之書比角枕而  
嗟若匹璠琴而病諸爾其臨廳有風閉戶多雪自得  
陶潛之典仍秉袁安之節既幽獨而多閒遂憑茲而  
高閱讀易則期於素隱習禮則防於志悅倘叔夜之  
神交固周公之夢絕其始也一木所爲其用也萬卷

可披墨沼之前謂江帆之乍至書林之下若雲翼之  
新垂動靜隨於語默出處任於輓推必欲事於所事  
實斯焉而取斯因謂之曰爾有卷兮爾有舒爲道可  
以集虛爾有方兮爾有直爲行可以立德濟筆海兮  
爾爲舟航騁文圃兮爾爲足翼吾故不知夫不可聊  
逍遙以宴息

## 壞宅得書賦

蔣凝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壞之日見亡秦焚滅  
之餘十數仞爲燎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  
傳諸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  
前賢之籍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推折兩楹遂得  
書於暗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削跡於中瓦毀而  
阼階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爲輦  
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  
之後蟲侵而鳥跡微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  
之典出彼圬墁殷周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  
堂矣棄諸簡焉信遺址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上  
樓臺剗榛蕪而矻若俄聞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  
凝思潛聽追蹤閑三字一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

海內其居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跡全墮信乎  
君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捨而隨時  
今皇家修典墳崇闡闢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  
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有  
得

## 六藝賦

封希頤

散琴書以吟想多六藝之爲儀禮緣情而損益樂與  
道而推移數方窮於大衍射不貴於主皮書斷決以  
象夬御周行而取隨則廢一而不可猶五材之竝施  
且夫禮者含七曜均兩儀順之則安違之則危故君  
當廣敬臣亦盡規不害物以利己每謙尊而守卑况  
復冕旒十二駱馬千羈會同伯侯享獻神祇者焉人  
無定樂有曲扣羽增智聞商寡欲必除怙遷之音使  
優柔以自足然後美教化成風俗魯不納於齊人戎  
辭遺於秦穆太史之職推步萬端或分或至一暑一  
寒趣乾坤之取舍知運命之艱難亦有弘羊心計小  
道可觀便人利國下給上安若乃墨妙之場書淫之  
客轉注別藝圓方自適萬仞崩雲千巖落石垂露霑  
於紺綺飛花散於竹帛觀夫始用契以代繩末有紙  
而作策何樸略之難同爲智巧之所易也大射之禮  
先王是崇侯以示其所服正無言而審同飲少筭於  
中恐前功之相棄故少息而未窮良馬四之分鑣  
多筭或在澤而在宮天子用騶虞之節諸侯歌狸首  
之風將以合雅投頌褒德進功敢不慎其所舉取制  
於壯平心正體自下奉上周諷則瑤水遐通虞巡則  
蒼梧可望不遠千里惟君所向寧止過遠前驅逐禽  
之倫圉基好毅夾食無親祈年設漢左道亡秦今我

守則以禮動輒隨人爲百工之恒式同六律之相循聞先達之格言才難得而具美我不貫與小人其何執於夫子有餘力以學文恐代匠而傷理屬天地之交泰忝侯藩之貢士儻片善而必收敢長鳴於知己

上東宮啓

張說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廊清氣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大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謙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鄙惟垂採擇臨啓如失伏用兢惶謹啓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觀奧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

敬承來教卽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啓本以代書紳

謝賜書表

宋真宗太子

爲鶴禁之龍光聳瑞山之軌範漢幄堯門爰增於禮秩湯盤武几遂著於格言閨金璧以爲辭並義舒而宜曜按王海天祐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丙子賜太子書太子謝表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

歐陽修

臣近準敕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關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黃絹裝褫正副二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本閣尋具畫一合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抄寫

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閒局及別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才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宇闢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檢會先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侯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餽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今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十於左右逮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屠而

論雕印文字劄子

前人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會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

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庭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文與賞錢二伯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責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侯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餽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今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十於左右逮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屠而

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殫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托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遙因之以饑餓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憫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旣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旣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

李氏藏書山房記

前人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于人耳目而不適于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之材有適于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于人之耳目而適于用用之而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孔子聖人其學

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嘗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李札聘於上國然後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若不及近歲士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于文詞見于行事以聞名于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題校書圖後

黃魯直

二娘几三揩頤一酒榼果槧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構其一欲逃酒爲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韃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揩頤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娘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榮陽盛孟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將下荊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畫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爲書其大槩使并藏之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書巢記

陸游

陸子旣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巣人者鳳之巢人瑞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或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

曰子之辭辭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于牀或  
陳于前或枕藉于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  
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  
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  
亂書圍之如積高枝或至不得行則轉輒自笑曰此  
非吾所爲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  
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嘆  
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  
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奧目藩籬之外而  
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嘉泰志云越藏書有三家  
日左丞陸氏尚書石氏進士諸葛氏中興祕府始建  
嘗於陸氏就傳其書而諸葛氏在紹興初頗有獻焉  
可以知其所蓄之書矣陸氏書特全于放翁家常宦  
兩川出陝不載一物盡買蜀書以歸其編目日益鉅  
諸葛氏以其書入四明子孫猶能保之而石氏當向  
書亡恙時書無一不有又嘗纂集前代古器爲圖記  
亦無一不具其後頗弗克守而從子大理正邦哲盡  
以金求得之於是爲博古堂博古之所有衆矣其冥  
搜遠取抑終身不厭者後復散出而子孫提轄文思  
院繼會稍加訪尋間亦獲焉三家圖籍其二氏嘗更  
廢遷而至今最盛者惟陸氏又荆國王文公從孫厚  
之自臨川來暨陽今爲直寶文閣平生澹泊無他好  
獨好聚金石刻又特精鑒故所得尤多自三代彝鼎  
款式秦漢以降碑篆銘碣縣崖斷壁題字絕續收列  
補缺整緝漶滅皆大備于所著復齋金石錄家世有

右軍璽紙建安帖尤所寶惜常以自隨

跋祕閣書目

洪邁

亂書圍之如積高枝或至不得行則轉輒自笑曰此  
非吾所爲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  
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嘆  
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  
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奧目藩籬之外而  
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嘉泰志云越藏書有三家  
日左丞陸氏尚書石氏進士諸葛氏中興祕府始建  
嘗於陸氏就傳其書而諸葛氏在紹興初頗有獻焉  
可以知其所蓄之書矣陸氏書特全于放翁家常宦  
兩川出陝不載一物盡買蜀書以歸其編目日益鉅  
諸葛氏以其書入四明子孫猶能保之而石氏當向  
書亡恙時書無一不有又嘗纂集前代古器爲圖記  
亦無一不具其後頗弗克守而從子大理正邦哲盡  
以金求得之於是爲博古堂博古之所有衆矣其冥  
搜遠取抑終身不厭者後復散出而子孫提轄文思  
院繼會稍加訪尋間亦獲焉三家圖籍其二氏嘗更  
廢遷而至今最盛者惟陸氏又荆國王文公從孫厚  
之自臨川來暨陽今爲直寶文閣平生澹泊無他好  
獨好聚金石刻又特精鑒故所得尤多自三代彝鼎  
款式秦漢以降碑篆銘碣縣崖斷壁題字絕續收列  
補缺整緝漶滅皆大備于所著復齋金石錄家世有

婺源藏書閣記

朱熹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  
蕩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  
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  
及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七  
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  
文粹其序有云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  
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在於  
易詩書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  
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  
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  
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  
折之際非托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故自伏羲以來  
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  
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  
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  
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  
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  
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  
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  
剽掠爲功而不在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  
絕學捐書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  
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屋焉榜

曰藏書閣而未有以藏莆田侯處知縣事始出其

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  
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弟子之言又熹  
之所不忍辭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  
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  
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  
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無窮也是爲記云

與楊教授書

前人

熹昨日面懼寢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  
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有利  
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  
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  
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  
也政使可傳而修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  
流傳旣廣即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  
此異同爲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一也忝爲長吏  
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己所著之書內則有朋  
友之譙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  
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唇舌乃自作此事使不  
相悅者得以爲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咷囁使人厭  
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

尚書論語乃至坐贊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遂目爲此彼之間者豈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爲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謬爲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爲此書其不遠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己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爲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而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專此布露切冀痛祭書瀘士周挺讀歷代書 魏了翁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和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往皆爲己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冊讀書以求之前言往行而讀之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叔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索廣記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一言予方以王事未暇與之精講也姑識其末以俟他日

## 會試策問

元袁桷

夫書者卽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於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

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篇而去彼取此訴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紀體制稍爲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寫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敘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宣敷無窮之不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制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 藏書閣銘

貝闕

荅爾朋來問津三谷  
藏書閣記略  
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棄人之子書有不能盡

讀一日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餓乎松江儒學僅全於赫上帝授中於民民胥受之罔或不純巍巍聖神贊天弼治皎然六經重明以麗大宗之統洙泗嬪媯吾愛吾廬豈以專鑒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有華岡插架非藏咭哩非讀篤慎勿忘庶幾無悔

## 讀書箴

鄒守益

於赫上帝授中於民民胥受之罔或不純巍巍聖神贊天弼治皎然六經重明以麗大宗之統洙泗嬪媯齦齦仁義莫續其傳或醇而蔽或奇而詭或高而越或博而浮有勃鬱洛祇我中流播種稻梁飧而餌之詔使來者咸饗飧之楚楚學者不藩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以遠如失大侯貫草溪羨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豢鵝鴨巧言孔疾有範首路未節異轍如駁芻狗驅車以滅廄廄周道孰其馨之

於焚蕩之餘所儲經史子集散佚無存者至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公立中來守是邦知事海陵徐君克初贊其理汲汲以興學校爲首務時則會稽馮君恕錢唐陶君植相繼掌教延五經師迪弟子員月試季考士習一新復以學廩若干石購求十三經註疏等書于吳中巨姓家續收皮列書閣之書粗備戒司籍慎於所守有欲假者許就觀焉以其得之不易命闕列叙總若干卷志其歲月於石寶之於後非特一時而已其能繼而益之以至萬卷實有望於來者固不止於是也構李貝闕譔

## 司經局箴

明宣宗

龐龐四牡孰其繁之聞諸父師敬以爲轡左驥窮理

右軸集義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淑世

對越天明雍容聖制泰山巔衆庶馳以至服馬蕭蕭

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其是用作箴以相合志

讀祕閣藏書賦

有序

史繼偕

執徐之歲厥月維皋王上弘作人之略開材館而延賢愚以蠻蠻與寄跡焉朝夕金馬之門翔石渠之署其於神經祕籍雖未及盡探奧而偶涉津涯則歎爲烈祖敦古右文若是渥也章達士不睹瑰瑋殊觀繡帨詞人不究崇竑實用作斯賦

九區咸九鼎奠帝圖宣皇文燭鴻略張祕閣建經始

於中和之極裁基於景緯之嚴傍紫宸而雲構度丹

砌而星躔負朝陽以南向擅邃密於東偏峻級周垣

重宇層軒雕玉磚以居楹裁金碧以飾璫曳紅采之

煜煜紛翠氣乎飛颺齊雲落星方之掩其璀璨麗譙

井幹遇焉失其焜煌帝乃發天苞闢地符搜汲冢之

祕牒萃孔壁之遺書茂先累乘惠施五車繫縹囊與

錦軸間琬琰及璠璿萬芸香之郁馥爛縹紛乎卷舒

巧曆不能窮其數隸首不能擬其餘遠而望之如榮

光萬丈鬱起而通霄漢迫而察之若清都乍啓愾悅

而列居諸於是司之以元老寄之以重臣開翹材之

祕館集卓犖之儒英服藻垂帶冕弁振纓雍乎鳳鹿

龍孕乎畫封洛龜載乎敘疇玉版金鏤之寶丹文綠

冊之幽遡三墳與五典粵八索而九丘仰煥矣其有

唐頽郁乎其成周吾觀夫元首載賡發吟咏之志黼黻作服垂敷奏之謀歌九斂之時若戒三風之綱繆

昌申繇而隱約日緝頌而多猷迨素王之有作羌掩

乎前修既虎變而龍吟亦金相而玉琢木舌宣而千

里應席珍流而萬世燭寫扶輿之輝光曉初蒸之耳

目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而成俗莫不條貫森羅綱

維脈絡下逮立言之彥著述之良曾思膺儒以罄折

柱漆述道以翔翔禹墨循儉確之教申韓課名實之

章馬班范荀揚眉於事辭之圓闊闡濂洛雅步於性

命之場雖各開乎戶牖總蒐括之不忘更有奎章宸

翰寶錄瑤箋聖政之紀大誥之篇揭諸司之堂職榜

民庶而敷宣禮樂明而天澤位刑律設而霜雪嚴闢

心學之祕旨括理性之純全及羣聖之繼作各鳳翥

以龍鳶信員規之麗藻而不徒跼蹐於言詮者矣當

是時也潤假全壺光分藜杖混沌啓朗須彌搖蕩離

朱心照輸僕意匠始而博窺若沉淵之網彌山之罟

弋鵬翔膾鼈樞摘天斗探珊瑚少而沉思兀乎若枯

杖之蜩甲進綸絲於月窟霏霏兮忽忽乎若出兮若

沒終而灌然悟豁然瑩若春水夜生波漲元冥而蒙

衝巨艦沛乎鴻毛之輕於以研天下之幾探天下之

蹠斷天下之疑剖天下之惑絳灌於焉而辭勞頗窮

於焉而羞業趙李於焉而與皂荷保於焉而丐乞振

芳若夫蹠輪嘲扁亡羊謂臧孫懸梁而閉戶匡撻壁

化設而靖遐荒黃姚姬姒不違顏於咫尺咎繇伊望

而引光密蘊蒲而牛乘引向夜而螢囊炫雕蟲之末

技昧掣鯨之大方吾誠不能與數子竝故曠然獨觀

於斯閣之所藏

前題

翁正春

一元渾敦兮萬有亭毒龜圖呈祕兮龍鬼夜哭香神

光兮集鳥粟繩不奇兮書契出字之收兮餘一萬二

千韻之總兮約三百有六諸史碑碣六籍輜輶巧曆

有所不能窮隸首有所不能目慨文運之中微罹祖

龍之回祿以故大酉含其靈小酉藏其馥遺經漸行

散帙罔伏况歷代之表章故祕書亦稍稍其復繁皇

明之啓祚兮值世道之亨嘉崇文教以作人兮固六

合爲一家搜孔壁之餘燼兮掇藝圃之奇葩徵宿儒

於巖穴兮命纂摩而訂舒文移科斗之質兮字校魯

魚之差既繕寫以成書慮貯藏之湫溼創冊府於西

崑崙雲臺於東壁重簷廻廊左坪右城綺疏輝煌櫺

櫟絕欵木天營而閑敞兮圖書聚而充閭闈經史與

子集兮咸什襲以無餘景龍四庫惠施五車包羅千

古紺闇羣書鉛槧披而日映牙籤潤而露濡匪誇豔

竽兮徒大官之坐餉感遭逢之鮮觀兮敢蹉跎而孟

浪於是遨遊清署偃息玉堂嘉古訓之有獲鑒不學

而面牆俯流光兮若駛期眼劬兮皇皇况夫瀛洲春

煖太液波光鶯聲曉蝶影徜徉蘭猗猗其逞秀蓮

冉冉以含香當時也余幸翰苑晴暉詞林清暇寓

目兮李邕之樓騁心兮鄴侯之架管猶拔衽而登鍾

山藍田之頂兮璠璿之珍在前惟介而守敖庾海陵

軒垂絳帳而隱几被紈素以隅隅抑揚嘈囁或疾或

徐沈潛涵泳亦卷亦舒漱芳潤於六經分攢緒餘於

諸子咀英華於七略今鏡與亂於列史考昭代之文

獻兮思憲章於億禩畫惜陰以伊吾夜焚膏以繼

晷枕籍墳典鋪酸風騷與與容遂逐陶陶說者謂

躡雲之蹄不辱槽棧垂天之翼不挂網羅尺寸繩繫

之末楮公墨老之曹皆古人之陳迹而輪扁之所粕

糟又烏信其自免於管蠡而自脫於環縕奚自苦而

嗷嗷豈知紀載雖龐奧義停蓄往哲遺言後人芳躅

理無微而不該善無細而不錄况值聖王之右文加

以明師之誨育卽上智猶孳孳矧余材之樸樞余將

以吟以咏載玩載讀導文寡批理窟資之以黼黻皇

猷豈徒章句之是束憶昔董子搜奇今下帷幌孟堅

運思今入毫芒司馬命意今名山藏邊生經笥今分

天章是皆涉中局窺邃堂足以恢帝紀振王綱余誠

不敢與數子竝竊有志焉敢謙讓乎未遑辭曰於皇

我后文治蔚今棫樸作人髦士萃今天祿宏開臚若

遂今披圖尊經闡靈祕今儲養英儕覃嘉惠今毓生

何幸隆簡界今佔俾勉旃期適治今羽翼斯文永弗

墜兮

前題  
張同德

繁皇明之建極擁圖錄以作君啓先王之冊府迺稽  
古而右文訪懿軌於丘索蒐微言於典墳聚六經之  
芳潤糾百氏之清芬溯書契以來茲盡述作之紛紜  
漢武之所不及表章淮南之所未嘗見聞極宇宙之  
巨麗觀古今於夕逝於是考類就班選義按部文移  
科斗之質字別魯魚之誤標錦軸之輝煌飾牙籤而

分布收千載之祕藏爲一代之藻黼陋華牘之十重

隘景龍之四庫念所寶之惟書慮燥濕之相薄闢藝

圃於西崑創連雲之畫閣左坪右城虹棟刻桷丹楹

炫爛銀榜灼爍同石渠之藻富豈結綺之盤樂纍纍

鉛槧映交疏紅日以焜煌苾苾芸香拂櫺檻微風而

散落於是皇綱恢帝紘張谷四岳遵明揚舉側陋列

庶常徵能旌藝率彼舊章是以操觚之士咸受簡以

就列清華之地盡寓目於縹緲朝馳思於東觀夕遊

息乎玉堂嘉古訓之有獲兮鑒不學而面牆歎辰去

之太速兮敢坐頹平景光肆上聖而韋編三絕兮尼

父日惟皇皇彼大賢而載書盈車兮墨翟之所垂方

舒不窺園圃兮發天人之祕藏固負笈遠遊兮究墳

籍之洋洋邕願直祕閣兮引繼日於螢囊向校書於

天祿兮泌握卷以就光遐睠往哲好學不倦嗟余後

貴欽彼懿範承聖主之嘉惠日翹翔於祕苑進稟訓

於明師退資益於羣彥蔭佳木之從龍聽好鳥之覩

睨對瀛洲之蕭森俯方塘之激灔寄閒情於簡帙覩

圖書之璀璨尋先民之墜緒考當代之文獻咀風騷

於七略破圖史於萬卷手不停披口不絕吟夜焚膏

油晝惜分陰事必挈要言必會心枕籍藝敷弋志書

林覽九流於竹素瞰萬寶之琳琅將假經術以經世

豈徒糟粕之是尋於斯時也人間書靜時和景明蟬

聲抱樹草色連楹閉閣元覽發憤遺經鋪藻饋籍志

歌曰穆穆清廟懿教陳兮披圖尊經統聖真兮登良

吉忽憬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卽辰也珠

忻然曰夢神不過教予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

先覺作我則兮

重鑄十三經十七史緣起

毛晉

毛晉草莽之臣檮昧之質何敢從事於經史二大部

分者因自述重鑄始末藏之家塾示我子孫之能讀

我書者天啓丁卯初入南闈設妄想祈一夢少選夢

登明遠樓中蟠一龍口吐雙珠各隱隱籍文唯項光

中一山字皎皎露出仰見兩楹分懸紅牌金書十三

經十七史六字遂寤三場復夢夢無異竊心異之鍛

羽之後此夢時時往來曾中是年余居城南市除夕

夢歸湖南載德堂柱頭亦懸十二經十七史二牌煥

然一新紅光出戶元旦拜母備告二夢如一之奇母

忻然曰夢神不過教予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

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爲醇儒遂舉曆選

吉忽憬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卽辰也珠

忻然曰夢神不過教予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

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爲醇儒遂舉曆選

吉忽憬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卽辰也珠

忻然曰夢神不過教予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

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爲醇儒遂舉曆選

吉忽憬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卽辰也珠

忻然曰夢神不過教予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

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爲醇儒遂舉曆選

吉忽憬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卽辰也珠

忻然曰夢神不過教予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

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爲醇儒遂舉曆選

七部連牀架屋仍復舊觀然校之全經其費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從衡丹黃紛雜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晝不知出戶夜不知掩扉迄今頭顱如雪目睛如霧尙矻矻不休者惟懼負吾母讀盡之一言也而今而後可無憾乎竊笑棘闈假寐猶夫牧人一夢耳何崇禎之改元十三年之安堵十七年之改步如鏡鏡相照不爽秋毫邪至如獎我罪我不過夢中說夢余又豈願人人與我同夢耶